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

陈义杰整理

中华书局



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第二册

陈义杰整理

中华书局

目 录

同治七年戊辰(1868年)	581
同治八年己巳(1869年)	671
同治九年庚午(1870年)	743
同治十年辛未(1871年)	827
同治十一年壬申(1872年)	901
同治十二年癸酉(1873年)	957
同治十三年甲戌(1874年)	1017

同治七年戊辰(1868年)

戊辰元旦(1月25日) 天气晴朗，暄和无风。寅初焚香告天，卯初入朝，坐朝房，黎明俟于慈宁门外，与荫轩、文星垣、常润伯侍班。辰初，上率群臣行礼，安雅从容。辰正，太和殿前朝贺，与朝鲜正使金君谈数语。出敬诣贤良祠先公位前行礼。至西北城拜年。申初回寓，叩贺堂上万福。傍晚复拜客。朱桐轩师授协揆。

初二日(1月26日) 晴和解冻。入城拜客，定烧酒胡同寺屋，前岁旧巢也。每月十七千，觅一蔡姓，每月煤火工食十千。申初出城，腰腿作楚。

初三日(1月27日) 晴和如昨。略拜客，路难行。夜邀二宋及同邑诸君作消寒会。

初四日(1月28日) (赏新会橙廿枚。)南风，暖。清晨拜客。午刻邀树南、若农、伯寅、修伯、莱山、研秋、用甫饮，薄暮散。是日传知，上于初七日到书房。因初六日紫光阁宴外藩蒙古也。

初五日(1月29日) (补送例赏汤羊。)晴和有风。借宝生归评《史记》，与杨协卿藏本对勘，无纤毫异，因补临于旧藏本上。晚到厂肆一观。是日祀神，收真容。

初六日(1月30日) 晴。竟日临写《史记》，极乏，书痴可笑。到厂。是日戴新甫、郑继三两先生开馆。

初七日(1月31日) 晚阴，薄暮微雪，夜未止。卯正上至，诸臣跪贺年禧。读书照前，未背，五刻毕，未写仿。接读满书，二刻毕，御前大臣趋而入，退时才辰初三刻耳，饭罢即退。今日从菜厂胡同

移居寺中。到厂购《醴泉铭》一本，稍旧，夜赴两宋招观舞鹤，二鼓散。懋勤殿匠役以救火出力，全班赏顶带，照年节例给钱卅二千。源侄自元旦起发病，多呓语，今日略清楚。闻广绍彭丁外艰，呈请御前大臣代奏，不允。忌辰斋戒，貂褂不挂珠。

初八日（2月1日）（换仿格。）五更密雪，终日霏微不绝。卯正入，读极顺利，六刻毕，满书二刻许，辰正都毕，饭后退。待车良久，到寺小憩，临《史记》。晚赴杨氏叔侄招，亦消寒集也。

初九日（2月2日） 雪益密，已午间更大，午后止，放晴，寒甚。是日太庙时享，前期，上诣行礼，无早晨功课。执事站班者皆补挂蓝袍，余等仍貂褂。已初二刻到书房，满书二刻。汉书读生者一本，写字、讲《孟子》，凡四刻遂退。到寺寓。吊广绍彭。赴徐荫轩招，坐中皆蔬笋旧友，慕杜已矣，为之怆然，有崇文山在坐，晚归。是日宫内亦茹素，俗所谓“天生日”也。于荫轩处见唐人写经一册、梁山舟《楞严咒》，皆佳。

初十日（2月3日）（赏春帖子、绢四十张、笔三十枝、福方十张。）晴朗，仍寒。卯正入，八刻全完，读极好，对尤佳，满书二刻，已初一刻退，坐朝房待车。拜西城客。是日艮峰先生因坠马伤膝未入值，往问之。童荣山欲偕其侄来诊仲渊疾，婉辞之。

十一日（2月4日） 清晓沉阴，辰巳间晴朗。卯正偕枢廷同叩头谢春帖子赏。读书略涩，十刻全完，并满书。饭后事下即散。过厂，略驻足。答王廉访德固已出京矣。闻捻匪由怀庆北渡漳，直窜鸡泽，其股首有小阎王者主直扑畿辅之议，获奸细供如此。廷寄发神机营兵三千余即日赴保定，并命京兆尹王榕吉照料兵差。是日戌正立春。

十二日（2月5日） 阴有雪意，夜微月。照常入，读如昨，十刻草草毕，饭后起下即退。答沈令，麋颢，号少南，浙江捐班。并答族叔

镜湖。沈令者文安长官，镜湖东家也。坐良久，归校《史记》。闻神机营陆续出城。

十三日(2月6日) 昨日传自十三日起至二十一日上不御弘德殿，嗣后每年俱自十三至开印日无书房。是日起，已辰初矣。访修伯问贼情，知于初八日扑定州而过。诣兰荪前辈处谈。饭后为镜湖作书致清苑令何君、峻生，丙辰。聊城令郑君，协吾，壬子。即送其行。游厂，无所见，意绪不佳也。见明发一道，切责在事诸臣，官文、左宗棠严议，李鹤年摘顶并革头品顶带，李鸿章夺双眼花翎、褫黄马褂并骑都尉世职，旨内有贼窜衡水、定州语。二鼓，宝生信来，云保定于十二日寅刻被围，边马达固安云云。亟访之，谈至亥初。彻夜未眠。得叶香谷书。

十四日(2月7日) 寅初起，本约与宝生同诣经筵处问消息，余至已迟，乃与宝生坐经翁寓良久。闻昨日官报宋、张、喜三军绕出贼前，刘松山、郭宝昌两军亦继至矣。凌晨出城，遂偕松侄驰至天宁寺，与寺僧度地，得后院花厂旁僧龕之西隙地，坎深五尺，宽五丈，长一丈一尺，锹铲毕举，竭一日之力乃成，覆以木板，上加土与地平，于申正安厝。呜呼！负土之愿毕矣。李若农邀饮，辞之。惫困不支。见彰义门外有负枪兵南去。涿州探报，贼至保定府之四里营，又云已至定兴县之固城镇。晚间又有探报，刘、郭、喜三军并张曜、宋庆两军俱到松林店地方，陈国瑞粮台已到定兴，贼踪西窜。以上宝生云。官相拟督张、宋两军赴涿州迎剿，丁宝楨由景州北援，神机营派恩承带马队出京。修伯云，见诸军绕出前途明发，并将诸将议叙。

十五日(2月8日) 晴朗，夜阴。九衢爆竹殷繁，熙熙皞皞。早晨到厂，并写对子。午间赴松筠庵菜山招，在坐英豪卿、潘伯寅、徐荫轩、李若农，晚散，可谓好整以暇矣。夜诣宝生处。闻醇邸连

递封奏，请带兵赴易州，与枢廷议不合。官相六百里，闻贼窜易州，众约二万，马队大半。昨日团防大臣言应办团守，允之。请南营归节制，不允。今日寄谕各处盘查奸细，因神机营获贼，供有贼众扮作商民之语也。是日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。派恭亲王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。

十六日（2月9日）晴，夜月无光。竟日点《史记》。申初赴袁小午招，座有罗椒生、宋雪帆、毛旭初、徐荫轩，薄暮散。是日停止廷臣宴。庞宝生来。朱修伯云易州无贼，神机营探报误以陈国瑞兵为贼耳。衍秀报到，云贼在满城。闻廷寄催宋、张等军南击。始于各城门派兵三十人巡查。文祥、布彦诺谟祐所管专操大臣均改派都统接管，余派文员兼副都统者甚多。闻文冢宰带兵出剿。不确，竟是讹传，伯王、文百川皆因内廷故开专操缺。

十七日（2月10日）晨雾甚浓。早起欲呕，腹泄极急，略定入城，吊广绍彭，分册千。归已初矣。邀王芷汀、汪鹤生、泉荪、童圯山、徐荫轩、史勛斋、崇文山素饭，刘子重以疾未到，薄暮散。官相报贼向南窜，在安平、祁州等处，留张曜一军顾北路，余皆进剿，丁稚璜到雄县会剿，修伯云。慈亲感冒声嘎。

十八日（2月11日）晴，微寒。点读《史记》，极乏，粗毕。贺庞宝生子娶妇，张宅嫁女，晚间再往饮酒而归。慈亲到庞宅。探报贼仍距大汲店，意欲筑垒，曾到保定西关烧掠。

十九日（2月12日）晴，暖。已刻恭悬先公大学士扁于邑馆之敦睦堂南荣，龢及曾源甲第例亦悬扁列于西侧焉，缅惟乡先生之贤，吾家世泽之远，将以启后人嗣续之志，仰瞻棖栭，慨焉而叹！集邑人宴于堂，在坐者庞宝生侍郎、赵价人农部、杨鹤峰比部、陆云生编修、曾印若中翰、杨思赞、荫眉两茂材、龢与曾桂、曾翰也，傍晚散。诣兰荪前辈谈。李少荃报二十日起程赴援，丁稚璜、崇地山到

固安县折赴雄县。神机营探报，贼于十六日陷祁州城，而十七日官相报无之，疑讹传也，修伯云。临归评《史记》毕，手腕欲脱矣。曹心毅同年大俊歿于大兴官署，余挽之：“官舍我来频，仲举常县徐稚榻；吏才君弟一，商瞿应勒景完碑。”曹为文安令，延余主讲书院故云。是日西厂子宴蒙古王公。

二十日(2月13日) (是日换去貂褂。)晴，风，甚寒。谢客，谒晤温年丈，以《史记》还庞、杨两家。过厂。午赴童起山前辈招，见其二子，在座者即前日诸君子也，菜甚佳。是日无所闻。

廿一日(2月14日) 晴，寒。吊唁蒋菊潭。闻贼回窜，又云宣化有贼，皆讹传也。夜访修伯，云两日无报。见《停云馆帖》，朱虹舫所收，颇佳。董书一册亦佳。

廿二日(2月15日) 晴，晓寒午暖。是日始有书房。卯正上至，读书未倍，颇觉涣散，气却静也，九刻都毕。今日系整工课也，膳后满书三刻，已正二刻同退。艮翁坠马伤右膝，尚未平复，勉强入直。借余家椅轿。到小寓略坐。吊曹心毅。归，于书斋小坐。客有言真气须时时提掇，不可坐令消沮，颇韪其说。仲渊昨日始出户，盖数月未出矣，见之甚喜，今日亦未发病。贼窜晋州，前数日焚大汲店木垒而遁，探报如此，宝生云。王榕吉回京。福建试差王维珍、鄂芳今日始到京。

廿三日(2月16日) 晴，微暖。卯正入，读如昨，减应背者数号，十刻而毕。已初三来，满书三刻，同退。到小寓略坐。过厂，以《鬻龙颜碑》付横治。归与仲渊谈。连日城内八旗兵各按地段列械驻扎，查夜亦勤。

廿四日(2月17日) (赏官燕一斤。即日磕头。)晴，暖，晓起仍寒。卯正入，读书极涩，十一刻草草毕，已初三刻来，满书四刻，偕满谙达同退。醇邸来商联衔请上召对军机大臣。访彭芍亭不值，

拜西城客。得五兄……月……日湘阴舟次函。十二月初十日由长沙起程。慈亲感冒，咳嗽殊甚，筋骨酸疼，请顾肯堂诊，云脉气平和。

廿五日（2月18日） 黎明微雪，辰巳间转密，到地即消，午止未晴。十一刻工课全完，较昨为胜。讲书两次，对不佳。已初三来，满书三刻，仍同退。访顾肯堂未值，已而肯堂来为慈亲诊脉，云外感轻而气不顺，须调和脾胃为主，处方清妥。今日较昨日稍健，惟胃口不开者几一月，两日来饮食尤少也。贼窜河间、献县一带，沈经笙云。祁州牧殉难；饶阳团勇五千人接战不利，城陷，知县殉；官相偕张臬使出省，宝生云。据探报如此。贾相国请开缺，命以太子太保大学士致仕，食全俸。昨日事。朱师充掌院学士，国史馆正总裁毛昶熙，副总裁罗惇衍，武英殿总裁万青藜，教习庶吉士。

廿六日（2月19日） 沉阴地润。卯正入，读书先利后涩，背书甚生，十一刻读毕，仅讲书两号。已正一来，满书三刻，余等午初二刻退。即出城。慈亲今日转比昨日不爽，未申间即卧，发热喘促，脉右寸关洪数，似外感未清，而顾君之药专治气分，未免过轻，照《李氏刊方》第一方服之，连翘等味。自十六日起胃口不开，并不吃烟。夜宝生来。

廿七日（2月20日） 晨大雾，已午起，入暮微雨。慈亲昨夕发烧，至子初止仍未清楚，气犹喘促，余仍入直。卯正入，读略如昨，较速，十一刻出，留读诗、写属对。于膳后余先退，抵家午初矣。顾君来诊，云本原无病，用轻药即愈，于是照昨余所拟方加苏梗，去竹叶。晚热渐净，气略舒，竟日饮米汤而已，咳嗽略定。复陈国瑞书。丁宝楨报饶阳击贼获胜，斩数百人，向西南逃去。

廿八日（2月21日） 昨夜雨数次，檐溜有声，晨露日光，已而沉阴，薄暮雨。连日雾雨迷漫，阴气太甚。慈亲得汗少许，头颈有。一时许始敛，神气稍舒，咳亦渐稀，惟两手脉均见歇至，私衷战栗不

自持，乃不入直，遣车迎肯堂。肯堂至，诊云此时不歇至，惟稍洪耳，定沙参、砂仁等调气之剂，今日虽不甚喘促，而倦卧时多，早间大解极少，胃口不开，仅进烧饼盖一片、粥数汤匙，似表解而里仍未通也。饭后脉右寸关仍洪，微数，却无歇至。晚又大解一次，略多。夜卧甚静，微汗，腹中甚热，舌尖起泡，小水赤而短。是日未入直，闻倭相亦未入。同人遣介来问。

廿九日(2月22日) 晨阴，午后开霁，夜阴。是日仍未入直。慈亲脉稍和，再诊无歇至，倦甚不能坐，胸中闷气，仍喘，肝气升降。延肯堂处方，以为湿化为热，阻滞中焦，用厚朴、枳壳、连翘、花粉，佐以车前、赤苓，并加木通少许。是日吃烧饼一枚、素馄饨十只、米汤一二盅，神气略爽，惟小水少，热犹未化，胃口尚未开。价人来。

二月朔(2月23日) (初读五言律。)竟日阴，巳刻飘雪花数点。慈亲略愈，乃入直，至东华门始悟今日坤宁宫吃肉，坐待良久，诸君始至。辰初上到书房，照去年十月朔例读。膳前书减《四书》数号，讲书一次，满书先上毕，拉弓，余等入，读至巳正一刻，奏事太监请看引见，上还宫，余等退食，一刻多复入，午初二刻毕退。泥淖极难行，未初一刻到家。慈亲食烧饼二枚、片儿汤少许、泡散子半盂，胃气略开，诸证皆减，私衷欣悦。肯堂来，照前方去木通、炒香豉，加炒银花一味。发四川信。昨日官文报贼还扑保定，距府城数十里。

初二日(2月24日) (初上生书。)阴寒殊甚，微飘雪花。宫内吃小肉，卯正三刻上至，满书先入，五刻出拉弓，余等退食即入。读至巳正一刻，奏事处来请见起，上还宫，三刻许即来，接读熟书三号，写字读诗，退时则午初二刻也。抵家未初一刻。慈亲胃口渐开，吃烧饼二枚、面食少许、素馄饨十只、粥饮数次，服昨药，诸症皆渐平，惟小水短，大便未行。是日未请顾君。

初三日(2月25日)黎明雪花作,既而更密,晚止,夜霁。卯正入,十一刻出,巳正三来,满书五刻,余等复入,午正退。泥淖极深,处处险阻,到家未正。请肯堂,处方略如前,减金银花、天花粉,加通草。慈亲今日大愈,起坐时多,能食粥。小水赤,大解未行。闻神机营复派马队。又见橐驼驮帐房甚多,云赴故城驻扎。询诸宝生,云局中无报。

初四日(2月26日)昨夜雪积盈寸,自天明至夜未尝少止,九衢汪洋矣。丑正三刻起,寅初二刻登车,一时始到。卯正入,十一刻草草毕,巳初三来,满书又五刻,余等午正多退。是日良老未入直。明日将请感冒假,因初九日丁祭不能行礼也。慈亲渐愈,纳食较多,得大解。宝生、价人来,以余所藏宋本《集韵》示及,称赞不已。是日午未间两宫及上幸御花园挑选八旗秀女,自去年二月行文各省旗官有女应挑者,限于十月到京,后年将举行大婚礼矣。与挑者一百有零,十二岁、十四岁者。顺贞门至神武门照料官甚多。户部俸饷处亦有差。闻捻匪扑保定,经宋、张两军击退,还向东南趋。丁宝楨、崇厚皆有报。

初五日(2月27日)(上换黑风毛鞋。)清晨大雾,俄而放晴,霁,景暄妍可喜。卯正入,十一刻出,读极静,竟日如此,讲书均未及讲,巳初三来,满书四刻,余等午正退。良峰相国请假。车中颠簸,来往皆一时许,嘻。

初六日(2月28日)晨雾淞,巳午间始见日,薄暮风起,九衢蒸气如釜上烟。卯正入,读微怠,十一刻而出,后路匆忙,巳正来,满书几及五刻,余等讲书又耽阁数刻,退时午正三刻矣。到家未正三刻。延肯堂,药用西洋参、钗斛、瓜蒂、半夏、麦芽、鸡内金、云苓、枳壳。莱山来谈,命恭亲王及神机营王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省督抚。贼窜河间,将窥天津,我兵折回者甚多,修伯云。又云

昨日节制文字乃出兰翁手。仆人曹喜家在大汲店，被害甚惨，伊归省，行至涿州南，见难民遍野，露处号呼，而官兵抢掠之酷又倍于贼，万口同声，似非无据。卢沟立营。

初八〔七〕日(2月29日) 晴朗有风，路尤难行。卯正入，十一刻出，甚好。巳正来，满书五刻多，余等午正三刻始退。连日肝火极旺，耳鸣特甚。宝生云，局探廿九日贼扑保定，左帅由定州发报。离城三十里，骆副将数百人歼焉，仍东南窜去，得我兵旗帜号衣，有假充官兵北犯之谣。

初八日(3月1日) 浓阴，薄暮晴。卯正入，十一刻出，先涩后畅。荫轩咳嗽，余代带书。巳正来，满书五刻多，余等午正三刻退。慈亲胃口稍开，喜食面，不思米，一日中起坐才半日。

初九日(3月2日) 漠漠然阴，此兵气也，晚又霁。是日上下，上诣圣人堂行礼，卯正豫备，余等于卯初一刻入，坐于上书房，届时站班。常服挂珠。上斋惟黄恕皆一人。读书先涩后利，留四号未读，巳辰正三刻矣。巳正来，满书五刻多，讲书读诗，略费时刻，未初一刻退。仍出西华门。王莲西来。杨鹤峰叔侄来。请顾肯堂诊脉。闻贼在献县，淮镇大营在西北，而运河以东无兵。

初十日(3月3日) 晴朗暄和。卯正入，读颇懈散，十一刻熟书犹未毕，巳正来，有外起。满书四刻，余等退时未初一刻，读诗工夫稍多也。是日复看入选秀女。二十人。慈亲起至床前小坐，胃口较好。遇叶菜台，云今日崇地山报贼窜青县、庆云等处，我军小捷，并千余人。请急召李帅赴天津。

十一日(3月4日) 浓阴，甚寒。卯正入，生书读不成句，一时始毕，余带背书，甚畅，辰正三出。巳正一刻来，满书四刻，未初二刻余等始退。连日心颇不聚也。出访万藕舲、托顾世兄馆。黄济川，两处坐皆久，薄暮归。于万处见贼营留无名书四字为句，自言唐姓

廩生，为贼所胁，带马队千人，告团长须筑墙掘壕，锹锄皆可用，守寨者鸡鸣时尤要，勿恃官兵，勿仗大人云云。

十二日（3月5日）寅正微雪，愈下愈密，晚始止，泥滑滑矣。卯正入，读较昨为胜，十一刻出，巳正二刻来，有奕榕起。满书五刻，余退时如昨。荫轩声嘎稍愈。冲泥出，诣宝生处消寒会，曛黑先归。闻贼到汪家口。汪家口者大城所属镇店，米粮所聚。

十三日（3月6日）昨夕雪甚大，黎明晴，日出，有风，极寒。卯正入，辰正三出，读较前日为胜，讲书一次，巳正一来，外起文○。满书五刻，余等午正二刻退，膳后尤好。倭相销假。郑敦谨复奏至，革山西巡抚赵长龄职，发军台；臬司陈湜发新疆，以蒋益澧为山西臬司。

十四日（3月7日）晴朗，寒凝，南风。照常入，十一刻出，巳正来，满书将及六刻，余等讲书又甚匆促，退时较昨迟一刻。庞年伯母来。晨车骡踏于道，泥泞极矣。甘肃门人郭凤鸣来谒，颇干练，秦州人，处州县馆。言甘肃军務必撤去勇一半始能办，勇愈多粮愈乏，后必不继。又言回所踞者河州、狄道为一股，云宁、赞固为一股，岷州为一股。又云曹秉忠尚有威望。候补京堂王家璧奏将帅事权不宜遥制。有旨宣谕，昨因李鸿藻条奏，故有派亲王大臣节制各路将帅之谕，仍令自行酌度，并非事由中制。

十五日（3月8日）晴朗，渐暖，南风。早晨生书一本，读至七刻，照常退，留书五号。巳正一来，满书又占五刻，乃不上生书，将早晨书补读数过，未初二刻退。请肯堂为慈亲诊脉，日来虽稍健，总未健旺，行则头晕，饮食不香，尤恶米饭也。是日新举人复试，投卷者四百人。

十六日（3月9日）晴，暖。照常入，温前数号书，十一刻毕，巳正来，满书四刻多，余等未初退，以早间留书太多也。是日与醇

邸、倭相、徐老前辈连衔封奏，请上于召对枢臣时入座，疏稿余与荫翁参酌。午间醇邸来，言恭邸传懿旨，照议行，择日于本月二十一起，上于帘前入座。得言卓林函并刻三兄集《兰亭》联。贼由河间南窜至深州，欲渡滹沱河，为河水所阻，折而北趋，复向祁州，刘松山、郭宝山、张曜、宋庆各军缀之，屡有斩获，左帅至保定，李帅至德州，陈国瑞重整军驻省南，神机营探报如此。

十七日(3月10日) 晴，暖。照常入，生书好，熟书不用心，多讹，十一刻，留书三号，已初三来，满书六刻，余等午正三刻退，日前功课似较前数月为退，精神不聚，目不看字也。过厂肆，见赵治画《桃源图》十二幅，绢色甚旧，是前朝物，遍查画录，不知其人。

十八日(3月11日) (是日始以纯羊毫写仿。)晴，暖。卯正入，十一刻出，犹涩，较昨为胜。已初一来，满书五刻，余等人，七刻而毕，日既斜矣。出访兰荪。

十九日(3月12日) 辰正微雨，竟日浙沥，入夜未已。照常入，读尤涩，出时如常，已正来，满书六刻有零矣，未初二刻始草草毕，奈何！归和醇邸诗两首。

二十日(3月13日) 雨止，晴。照常入，仍涩，出亦如昨，已正来，满书六刻，余等未初一刻退。良翁因会议奉天开垦事先散。出诣文昌馆己酉团拜，今年拔贡与举人合办，较省，少坐即归。以姚君事托江蓉舫。姚君慈溪人，名祖润，其父名恩荣，己酉举人，任河南知县，其祖名廷清，壬午进士，任直隶晋州，皆卒。此人投亲不遇，漂泊京师，荫轩资助两次，而浙江人有指为非真者。

廿一日(3月14日) 早晨晴，竟日垂垂欲雨，寒甚。卯正入，读生书极顺利，以为可早毕，而熟书有嬉戏，仅读毕即退。是日初召见军机入座，摺下极早，余等退食时已叫起矣。已正来，醇邸入面奏，凡军机陈奏事件不宜宣示。满书五刻，极好，余等退时较昨转早一刻，

未识以后能如此否。闻贼窜保定南，刘、郭二军小捷，亦小有挫失。是日三嫂及两侄等释服，至寺行礼。日月如流，中怀如捣。

廿二日（3月15日）昨彻夜大雪，积四寸许，凌晨冒寒入，风大不能持盖。照常入，先涩后利，熟书读毕十一刻，已正二刻来，满书五刻，余等不及未初二刻退。来往皆八刻，委顿之至。宝生来。得老丈书，王省之携来。前数日梦三兄语，平坐似远行将别，握手一恸。年来未尝梦，梦亦不清，今届诸侄祥禫，神灵来告，其何以慰阿兄哉！忍痛而已。

廿三日（3月16日）晴。照常入，十一刻出，生书好，熟书略涩，已正二刻来，满书六刻，不佳。未初三刻退。夜赴广东蔡侣方宗瀛之招，伯寅、莱山、若农、午桥、雨农在座。见左宗棠、李鸿章先后剿捻获胜明发一道。

廿四日（3月17日）晴。照常入，十一刻出，已正一刻来，满书四刻。未初二刻退。往东华门小寓，移寺后第一日。路难行也，寒甚，围炉自温。白恩佑放湖南盐道。

廿五日（3月18日）沉阴，午雨如撒灰。照常入，十一刻出，已正来，盖自廿一起至今每日事下皆早四刻也，满书四刻多。未初一刻退。出城，车夫与人仆争道互殴，呵之不止，真如羊很矣。

廿六日（3月19日）小雨竟日。照常入出，已正来，满书六刻。未初二刻退。住城寓，为人书册。读刘公祺《助字辨略》，是书在王伯申《经义释词》之先，所引较王氏为杂，然牵强处少，非专宗汉学也。

廿七日（3月20日）雨止风作，天气不清，晚风更大，寒甚。照常入，十一刻出，仍未通畅，已正一刻，满书四刻，桂君阅卷译复试卷，伊公独直。余等未初一刻退。慈谕再住城寓一日，因宿。谒朱师，托顾肯堂拣发事。写册读书。重裘犹寒。是日春分。

廿八日(3月21日) 风大,犹寒。卯正入,十一刻出,留书两号,已正一刻来,满书六刻未完。未初一刻退。字不佳,日前换羊兼毫,颇称善,今日腕微纵也。出城,路难。得五兄正月十三日沙市舟次函,北风,舟行极迟。见郑小山查事复奏。是日殿上第二次复试举人,“修己以敬”;“石上泉淙杂风雨”。同邑公车到者秦二有、钱绥卿、徐西渠、庞○○、管少溪。杨思赞从军,赠以四金。贡师母病剧,赠以参。

廿九日(3月22日) 晴朗暄和。照常出入,读极好,已正三刻来,满书五刻。未初一刻退。住城寓。作老丈函。

三十日(3月23日) 晴和如昨。出入时俱照常,生书涩,熟书不清楚,已正一刻来,满书五刻。未正三刻退,属对稍有耽搁也。登车接松侄信,知昨夜丑正后何家青士书房失火,三刻许救灭,急归省问,幸老人尚未受惊,惟冒寒起不无疲乏耳。赴张午桥、孙莱山招,莱山疾未到,在坐潘伯寅、王霞举、袁小午、姚仲海、许海秋、秦谊亭也。源侄连日又迷不知人,医云恐外感发疹,岂其然哉。筹儿感冒作热。得林岵瞻书。见左宗棠等报剿贼深泽获胜。

三月朔(3月24日) 日淡,晚阴。照常入,十一刻,留数号未读,已初一刻来,而满书六刻始毕,伊公未到。余等退时未初三刻矣。山西门人高镜泉笠耕,介休人。来见。朱修伯来。昨夜未得安睡,精神疲倦。

初二日(3月25日) 阴。十一刻出,熟书未读,膳后已正二刻来,满书五刻,余等入时午正矣,讲书读诗又多数刻,未正始退。住城寓。是日艮峰先生阅复试卷,共十二人阅。“务民之义”;“春风柳上归”。未到。未申间愿学堂、圣人堂火,庙宇烬焉。

初三日(3月26日) 晴朗渐和。十一刻中读书都毕,并讲书一通,数日所无也。留头一号生书,于上书时一并读。有引见,已正二刻来,满书四刻,余等退时未初一刻。访顾肯堂、庞宝生,晤其侄仲廉孝廉。